

哦，海鸥！

吕效平

—

两个校园记者告诉我说：在她们的随机调查中，一个同学表示自己不会去看《海鸥》的理由，是因为话剧是“小众”艺术。她们告诉我，说这话的是一位文科同学。

不看《海鸥》，可以有许多说得过去的理由，甚至不需要理由。但是，一个南京大学的学生，却拒绝成为“小众”，而以身居“大众”为骄傲，真是一种悲哀！即使在今天，中国的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走进了大众教育阶段，南京大学，也不是三江学院啊。

在纪念契诃夫诞辰 15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，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教授有一个精彩的发言。他说：

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杰出而且非常敏感，有着很高的智商和很高的情商，他们都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下生活，并没有外部压力、外部冲突的强烈压力，当然更谈不上战争或者灾难带来的生活动荡。在这样的情境之中，他们有条件、有机会真切清晰地体验自己灵魂深处非常微妙的疼痛和震颤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当外部冲突相对淡化时，人们更有可能产生自我反省的苦闷。在当代世界舞台上，契诃夫的话剧之所以越来越多地被上演，跟当代欧美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分不开，在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同时，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契诃夫所表达的那种苦闷产生了呼应和共鸣。

……在几十年前的中国，人们对契诃夫的剧作内涵的体会肯定不如今天这么深。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缺少富足，缺少悠闲，缺少衣食无忧，尤其缺少优雅的、高品味的、敏感细致的情怀。其实就中国目前的生活状态，理解契诃夫也还是有阻隔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有了富足，有了悠闲，却仍然缺乏优雅情怀。何止是缺乏，我们的心浮气躁和追逐实利对于优雅情怀根本就是一种扼杀！由于无法沉静下来细致地品味人生和深入地反省生命，我们很难享有契诃夫式的苦闷。当然这样的接受难题只是指大众娱乐层面的……

我觉得，应当把个人心灵的“小众化”与物质生活的“小众化”区分开来。我的老师

董健先生在纪念契诃夫的会上说，我们不理解契诃夫，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没有达到契诃夫那样自由的高度。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心灵，应当是自由的；自由的心灵，永远是个人的和“小众”的。已经富足起来的中国大学，还没有来得及教育她的学生认识到这一点。

拒绝心灵“小众化”的人，往往像“大众”一样，渴望着财富和荣誉的“小众化”。惟有心灵自由的人，才能看穿名利与金钱的庸俗而视如粪土。

幸而，在南京大学，一群年轻的朋友做了一场关于契诃夫，关于他的《海鸥》的梦。

哦，《海鸥》！

“你为什么永远穿黑衣服？”

“我给我的生活戴孝。我不幸福。”



“我的仙女，我的梦啊……”



“实职政府顾问索林有一阵子确是爱上她过。”



“他虽是一位名人，心地却很单纯。你看，连他自己都害羞了呢。”



“你 22 岁，我差不多大你一倍……我们两个人谁显得年轻些？”



“他的声音美丽而忧郁，他的风度像一个诗人。”



“你是真正生活过了，可我呢？”

厦门大学



“把花给我！”



“你已经把我看成和那么多的别人一样平凡、没有价值的一个人了。”



“你谈到名望，谈到幸福，谈到光明的、有趣的生活。可是，所有这些美丽的字句，对我毫无意义。”



“一片湖边，从幼小就住着一个很像你的小女孩子。她像海鸥那样爱着这一片湖水，也像一只海鸥那样幸福而自由。但是，偶然来了一个人，看见了她，因为没有事情做，就把她，像这只海鸥一样，给毁灭了”



“孤苦伶仃的、不太知道为什么生活在这世上的、二十二岁的玛莎。”



“我会想起你那一天的样子，晴朗的那一天……”



“我没有钱！”

厦门大学



“近来，最近这几天，我又像儿童时代那么亲切地、一心一意地爱你了。”



“只要你肯试试，你就能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女人。”



“我的亲爱的，我的宝贝……确确实实，你不抛弃我啦？”



“请赏脸给问一问，那个演员苏兹达尔切夫，如果他还活着，如今实际上是在哪儿，他好吗？”



“再见啦，我亲爱的！我无论有什么叫你不满意的地方，都原谅我吧！”



“你真美啊！一想到我们不久又能见面，够多么……”



“学生们给我大大的欢呼。……三个花篮，两个花冠，还有这个……”



“你为什么说你吻我走过的土地？你应该把我杀了！”



“在这样的夜里，有避风雨的屋顶、有取暖的炉火的人，是幸福的。”



厦門大學

“想个法子把伊里娜领走，她的儿子刚刚自杀了。”



题注：为纪念契诃夫诞辰 150 周年，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于 2010 年 9 月 10-20 日上演了话剧《海鸥》。导演：叶子彦（特邀台湾艺术家）；舞美设计：魏钟徽（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博士生）。